

道古堂文集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七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跋二

乾道臨安志跋

長興周淙彥廣撰臨安志十五卷直齋書錄譏其首卷
爲行在所於宮闕殿閣全不記載其他沿革亦多疏畧
此書世所罕傳萬歷中吾郡陳布政善修府志時已不
得見孫君晴厓得宋槧本於京師故家祇一卷至三卷
所載園亭坊巷及職官姓氏爲潛君高咸淳志藍本其
他惜無從更覓然斷珪殘璧爲此邦文獻計已不啻寶

如圖球志稱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府先是紹興二十五年嘗通判府事宋史本傳但言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志稱乾道四年十月十四日磨勘轉右議大夫五年七月初四日除右文殿修撰再任本傳但言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無再任臨安事此可以補史之闕咸淳志載淙濬湖撩草諸善政孝宗手敕獎諭本傳但言其開河一事亦似過畧

咸淳臨安志跋

縉雲潛說友君高撰說友史家才爲立傳其序末列銜
云中奉大夫權戶部尙書兼詳定敕令官兼知臨安軍
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縉雲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存此可以見說友之官閱書凡百卷舊藏花山馬
氏吾友吳君尺鳧以二十千購鈔其半其半則得之王
店朱檢討家碑刻七卷仍闕如也好事者往往從吳氏
借鈔鈔胥憚煩每割去大文長記以是世鮮善本辛亥
歲同在志局尺鳧攜是書來予與趙子誠夫共相參校

乃得睹悉眞贗輒歎求書之難適檢討孫稼翁以宋槧
十七冊求售亟從與誠夫以三十金易之山川古蹟祠
廟寺觀湖志全弋獲於此吾郡之文獻又無論也施愕
淳祐志已佚不傳說友間一稱引之序所謂漏且舛者
亦藉是見梗概云

寶慶四明志跋

明之設州自唐始乾道五年張津守郡始釐定圖經七
卷其名見於宋史藝文志今不復傳矣繼此者書錄解
題稱寶慶二年廬陵胡桀仲方爲守屬其鄉人羅濟撰
四明志二十一卷鄞縣全君紹衣爲予言其家尙有此
書予固疑而不敢信也雍正壬子孟夏紹衣入都道武
林竟以是書來乃宋末雕本與吳丞相續志合刊者予
驚喜出望外亟走書屬友人趙谷林爲紹衣謀脂轄之
費而以書納之小山書庫酌酒相賀紹衣爲長句五百
言紀其事時九沙萬太史方領明州志局予作詩送行

卽述其顛末以告所謂人喜則斯陶陶斯咏也按渠以兵部尙書除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兼沿海制置使來知郡越明年命校官方萬里重訂圖經未幾萬里造朝事遂輟又明年羅濟以從政郎新補贛州錄事參軍調官來謁渠命與府學學正袁藻學錄劉叔溫直學汪輝學諭汪垌繆暹蔣淵明教諭伍子獻共事編類由孟夏迄仲秋凡五月而書成先以郡志次鄞次奉化次慈谿次定海次昌國次象山蓋當時六縣之次第如此而其目曰敘郡敘山敘水敘產敘賦敘兵敘人敘祠敘遺雖志多而圖少然其間每依舊經所載則乾道不傳之志

於此可以獲觀其什之四五考之寧宗卽位旣陞州爲
慶元府而標題書目猶曰四明仍舊也

開慶四明續志跋

寶祐四年九月吳丞相潛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慶元軍府事越三年門生廸功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奉議郎添差沿海制置大使主管幾宜文字新添差通判鎮江府劉錫採掇其民政兵防士習軍食以續胡仲方之志書成時開慶改元八月也其書卷祇十二而吟藁詩餘居其四似潛一人之私集於地志之例不合至稱其禱雨龍見瑞麥繪圖不免貢諛之辭然潛帥明時建平水則以興水利政績頗有可觀其詩亦多憫時憂國之語其得傳於後不爲倖也因綜論其概而以其書

歸之谷林氏

滇畧跋

滇畧凡十卷曰版畧曰勝畧曰產畧曰俗畧曰續畧曰
獻畧曰事畧曰文畧曰夷畧曰雜畧有明晉安謝肇淛
在杭所輯詳遠畧近博觀而約取蒼山洱水之墟稱善
志焉按滇爲古百濮之地漢元狩時乃始置縣迄後屢
服屢畔至前明遂隸中國版圖薛承教序稱遵竺乾之
說以飾治假瑜珈之幻以侈武以其臆創之文字傳其
蠻鴟之方音學士大夫鮮能通之而在杭獨能提鉛握
槧於篝烟瘴雨之中上以搜楊終常璩之所不及下以
補辛怡顯李京楊慎田汝成諸紀載之漏遺其用力可

謂勤矣子曩有寫本字畫秀勁可喜此得之福清士人
薛士玉乃萬歷末年雕本歸時當細鑑之

鼓山志跋

志凡十二卷崇禎間僧元賢修爲謝古梅編修所贈并陳說劣削峯靈源洞諸勝便已耳目發皇九月秋深土人皆言山中雲霧全涌霏霏常襲衣帶間非天日清曠不能騁懷同人畏難予亦不能鼓勇負愧山靈於行墨間博臥遊清事儉可知已復于林上舍溥處獲覩謝在杭徐興公原志前有圖凡十有一葉稍悉此山面目矣元賢削去物產一志而摩崖之刻什僅存其六七則兩志優劣之相去爲何如也

洪武四年會試錄跋

右合戊申己酉庚戌三科之士而試之就試者凡一百八十有九人取一百二十人吾邑俞友仁爲之首初制一甲第一人授禮部員外郎第二人授吏部主事第三人授禮部主事二甲俱授六部主事三甲俱授縣丞友仁廷試在三甲二十六循例授官宦途亦不達時安南占城高麗之士在本國鄉試畢準至京師會試高麗至者凡三人獨金濤獲中濤廷試在三甲第六亦授縣丞後乞還爲其國相是科陶凱潘庭堅爲主文官考試官則詹同宋濂原本鮑恂也時許於儒官儒士內選用經

明行修之士主考試事恂以前元貢士得與其列蓋明
初之制如此寧都魏冰叔以爲有文名而用之則臆說
也獨濂位祇學士試錄前序專以屬之蓋鴻文鉅手當
時無有出其右者於此見文事之有定價且以見諸公
之能溫克以讓而濂之足以當此而不媿也其命題尙
仍元制先五經義次四書疑至洪武十七年始改用四
書義三道此錄舊藏秀水朱檢討家檢討輯詩綜時嘗
持是以綜核明初人物雍正甲寅予友錢塘汪君師李
假之於其曾孫繩武持以示予予爲詳考其典制別錄
一通跋而歸之師李其殿試之制泰倉陸容撰菽園雜

記已詳載之茲不復贅述云

友仁字子安見會元墨選濤籍延安縣見貢舉考鄱陽吳鏞廷試在三甲獨授戶部司計見實錄百二十人中惟狀元吳伯宗及上虞葉砥有文集餘無考又記

楊用修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濤榜蓋未見此錄也

文選類林跋

文選類林十八卷摘選中麗語類而聚之稱清江劉攽
貢父編按貢父本傳不言著有此書卽以宋史及讀書
志書錄解題諸簿錄考之文選摘類者第有周明辯之
彙類蘇易簡之菁英及雙字類要黃簡之韻粹王若之
選腴豈有彪炳若貢父者而不詳列其著述直待明世
乃始刊布此可疑者一也又其徵引多有重複是必作
者未定之稿貢父刊兩漢之誤句櫛字比體尙縝密豈
有編纂一書而疎忽若此此可疑者二也有明內閣之
書號稱繁富一編再編是書旣見遺於永樂又不傳於

萬歷天府無副墨而民間乃有藏本至焦弱侯撰經籍志乃始收之此可疑者三也不佞癸丑居京師亡友嚴庶常十區方銳意於辭學屬予採擷麗藻若凌廸知錦字若此書皆無從購覓所摘者僅賦數卷而予以事南還庶常又化爲異物秋鐙展卷感念疇曩不知其涕之出也

天祿識餘跋

錢唐高侍郎以儒臣獲侍

先皇禁幄退而著書二冊題曰天祿識餘意謂延閣廣
內秘室之藏有非窮巷陋儒之所得窺見者今觀其書
則笑牒言鯖豈足以當天廚一饗也迹其所徵引辨說
大半皆襲前人之舊一二偏解時有牴牾不觀左傳注
妄謂經皇爲豕前之闕不觀漢書注妄引後漢紀以證
太上皇之名不觀水經文選兩注妄詫金虎冰井以實
三臺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函谷關爲秦漢其尤踳駁
不可據者青雲二字莆田周方叔以爲有四解迺遽以

隱逸當之聚頭扇已見之金章宗詞咏

出歸潛志

乃謂元時

高麗國始貢銀八兩爲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爲創獲八米盧郎旣見之齊隋兩書姚寬叢語云蓋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也黃山谷徐師川何嘗誤用乃用元微之八采詩成未伏盧爲證是知一未知二也古人爲學先根柢而後枝葉先經史而後辭章侍郎置身石渠金鎖獲窺人間未見之本而所采擷若此此可以徵其造詣矣

黃四如文集跋

右宋莆田黃四如先生文集六卷乃建安徐氏藏書前有徐興公印又有徐惟起圖書末幀標云萬歷庚子夏買於建州距今蓋百三十又五年縹題完好古香襲手予以制錢三百復買於福州市攤可寶也此爲先生男將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所刊有泰定改元小印後有清源傳定保三山陳光庭廬山曹志跋皆稱至治癸亥蓋跋於至治而刊於泰定也校今明初刊本特少宋濂一序斷爲元刻無疑按先生爲唐御史滔十二代孫名仲元字善甫取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舉辛未

進士第終宋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
參議官景炎德祐後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贅翁晚年
別號彥安無子以同產弟仲會之子子材爲嗣卽梓是
也曹志稱其文闕深高古精義入神句勢迫曲禮檀弓
不造不止洵爲知言雍正壬子九月望日在榕城法海
寺書

竹素山房詩跋

竹素山房詩三卷元至治中太末吾衍子行著子行寓
吾杭生花坊精小學學古編古人印式諸書而外於閒
居錄辨酢醋二字謂酢卽古醋字醋卽古人酬酢酢字
皆今人所未察集中如黃良佑字說辨佐佑卽左右亦
有理此集吾浙藏書之家皆無其本維揚馬涉江從姑
蘇購抄予僅得見內有一題云仇仁近自建康解組歸
有文曰金淵集亦簿錄家所不載并諸家文集未齒及
者惜乎其不得傳於後也

宋景濂未刻稿跋

按宋學士文集凡七十五卷曰鑾坡前後集曰翰苑續別集曰芝園前後續集曰朝京集皆公所手定者也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璲爲中書舍人有書名其本初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塘太原張尙書縉爲總漕時得之按本翻錄於淮時正德甲戌也而王禕撰宋太史傳云別有蘿山吟稿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吾邑郎仁寶輯七修類稿則云嘗見公親書詩四冊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高可五寸今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蘿山之稿遺落多矣杭木潛溪集八冊張尙書序稱爲

人率妄去取則已非內外集之舊鄭楷撰潛溪先生行狀云潛溪集四十卷芝園集五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歸田已後所著以潛溪集爲四十卷旣與禕之言不合以芝園集爲五卷暨歸田後四十卷又與公手定前後續各十卷之數不符以翰苑集爲四十卷蓋合鑾坡翰苑四集總言之劉誠意基又摘取其精者約爲文粹十卷門人鄭濟鄭洧方孝孺等以爲未盡乃更選續十卷皆孝孺與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至天順元年弋陽黃溥秉憲蜀川輯拾遺稿梓於茂州凡十八卷今所稱蜀本者是也暨

後高淳韓叔陽又彙諸家之本定爲全集刊板金華令署凡三十三卷今世所行編類之本是也此外更有衢本不知何人刊外國本安南日本朝鮮皆無傳此稿乃金沙蔣編修超得之於公裔孫孝廉實穎祇三十八篇皆在元時所作而釋門文字居其半長山陳國華來守金華康熙甲辰梓於郡齋吳祭酒偉業嘗爲之序其中敘述公集顛末猶爲未詳予特爲鋪陳之若此

忍齋文集跋

忍齋集詩二卷文三卷明萬歷間朝鮮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領經筵事南陽洪暹退之撰攷暹爲領議政贈諡文僖彥弼子中司馬魁選補弼文館正字歷今官初以忤權臣得杖繼主試發策直言時政謫官歷事四朝以愛惜人才恢弘士氣爲勸居文僖公喪三年不出廬外母宋爲領議政軼女歿時已八十餘以哀毀致疾竟卒蓋東國所稱賢大臣也左議政金榮貴撰墓銘稱其文章典實溫雅絕去浮誇之習集中如沈連源徐慶千諸墓誌皆可以補鄭麟趾高麗史及東國

史畧之闕惜乎朱竹垞搜輯外夷文獻竟未入之陪隸之列吾友符戶曹幼魯買之燕京市集以歸小山趙氏插架借觀累日爰跋其顛末而還之

靈樞經跋

七畧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皇甫謐以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合十八篇當之唐啟元子王砮遵而用之素問之名見張仲景傷寒卒病論鍼經則謚所命名也隋經籍志鍼經九卷黃帝九靈十二卷元滄洲翁呂復云荷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據復所疑九靈是九靈鍼經是鍼經不可合而爲一也王砮以九靈名靈樞靈樞之名不知其何所本卽用之以法素問余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岐伯之言不類又似竊取素問之言而鋪張之其爲王砮所僞託可知自砮改靈樞

後後人莫有傳其書者唐寶應至宋紹興錦官史崧乃云家藏舊本靈樞九卷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准使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具書送秘書省國子監是此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也孰能辨其真僞哉其中十二經水一篇無論黃帝時無此名而天下之水何止十二祇以十二經脈而以十二水配任意錯舉水之大小不詳計也堯時作禹貢九州之水始有名湖水不見於禹貢唐時荆湘文物最盛洞庭一湖屢詠歌於詩篇徵引於雜說疎特據身所見而妄臆度之耳挂漏不待辨而自明矣

脈訣跋

子朱子曰俗傳脈訣辭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直指高骨爲關柳貫曰朱子取高骨爲關之說不知其政出王叔和脈經也脈訣乃宋中世人僞託或曰五代高陽生所著呂復曰六朝高陽生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誤學者高陽生不知何人柳以爲五代則宜入宋史藝文志呂以爲六朝則宜入唐書藝文志兩志無之疑是宋世庸醫枕中之秘非通人所習也呂又云通眞子劉元賓爲之注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旣鄙俚意亦滋晦今世俗乃以歌括爲脈訣則輾轉迷謬貽誤不淺矣

漢官儀新格跋

此雖博戲之書而西京職官之制度大備有志漢書者
舍其術而精其意可矣其戲先置盆入金以象口錢非
劉氏不得王爲宗正及尙公主以象一姓漢歷土德之
運其數五五二十五極矣故率二十五擲乃一終局
有免貼例有納貼例有得盆例有雜例而遷資降資賜
爵比視之道備焉末復附以亡是公翰林主人二傳劉
攽自跋以爲幼年時所爲仲原父爲之序至爲亳州守
因復增損之晁公武讀書志遂誤以爲原父所作按宋
史攽傳自京東轉運使出知兗毫二州守毫時年已六

十而自言嬉戲不異前時其詼諧嘲謔之風可想見也
遼史國語解堂印博采之名此書及李氏打馬格皆用
之則知堂印不獨爲契丹語矣錢塘沈上舍岑淹雅好
古酒間出此書見示因撫所聞見書以質之

袈裟集跋

鄭元辭馬融東歸臨川王世說以爲恐元勝已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迫坐橋下在水上據屐乃得免劉孝標曰馬融大儒豈肯爲此耽毒此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若夫佛門廣大志存利濟旣名三衣爲忍辱鎧乃云傳衣之人命如懸絲何也又北宗之人以秀師得信衣付受使張行昌行刺是則釋氏之忮忍毒害較世人爲更甚盧行者受衣不傳豈惟消弭爭端亦是一斬截了當法萬歷間信受居士吳世忠輯袈裟集自釋迦牟尼以金襴袈裟付囑摩訶迦葉止於惠能大師共三十三祖更

益以青原南嶽永嘉智隍以衍曹溪之派斯釋門之道
統圖也佛祖統紀通載諸書皆繁賾不可卒覽此獨鉤
元提要簡而能該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億萬斯年永無
斷絕彼袈裟何爲哉何爲哉戊申曝經日智光居士杭
世駿槃談書

王佩箴刊不自棄文跋

此文不見于朱子本集其言則醇乎儒者之言也吾友樹南王先生錄于座右日莊誦以爲庭訓旣棄養哲嗣佩箴等奉行無敢失隊刊布以永其傳棄之時義大矣有美質而不知力學是棄其天也有世澤而不知培植是棄其祖也推廣言之原伯魯之子亡于不說學楚越椒亡于傲狠晉欒黶鄭伯有亡于汰侈卻至亡于驟稱其伐楊食我亡于黨惡欒高亡于嗜酒而好內而其原皆由自棄于禮法始春秋一書每以保家爲兢兢此先儒所以反覆譬喻而吾友所以服膺終身至老而不釋

也佩箴兄弟憬然思先德而貽後嗣弗替引之王氏之興也豈有旣乎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八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書後 題辭

書 國朝諡法考後

歲在壬申同年金江聲觀察家人不戒於火所著悉成煨燼江聲前爲內閣侍讀時在閣中繙閱

四朝實錄及 國史玉牒八旗檔案家譜及禮部新舊冊籍始知漁洋所著 國朝諡法考中多繆誤或重見疊出或有官無名或無諡而誤爲有諡并名字舛錯不一而足因細加訂正益以康熙三十六年以後至今得

諡諸臣姓氏年月頗爲詳愼惜其書未傳漁洋之書單
行無有起而與之證者特書江聲之說於後後有志於
斯事者可踵而行之漁洋得諍友而江聲爲不亡矣

書史記周本紀後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
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應劭韋昭孟
康徐廣裴駙司馬貞諸家解此者多非是獨正義之說
得之第其計五百載之數則正義與索隱皆爲不合索
隱云自秦列爲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
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百舉
其大數此說本顏師古按五百載之後復云十七歲則必不盈
不歉恰當五百之數然後再計之爲十七歲若以舉大
數而言則十七歲爲無憑矣正義云非子生秦侯已下

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
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按秦本紀及十二諸侯及六
國年表自非子始封已後秦侯十公伯三秦仲二十三
莊公四十四襄公十二文公五十寧公十二出子六武
公二十德公二宣公十二成公四穆公三十九康公十
二共公五桓公二十七景公四十哀公三十六惠公十
悼公十四厲共公三十四躁公十四懷公四靈公十年
表秦本紀簡公十五本紀作惠公十三山子二獻公二
作十三誤
本紀作
十六誤
十三本紀作二迄孝公二年凡四百九十八年其二年
十四誤
意必非子始封之歲也恰當五百之數則正義所云亦

繆盭而不可從矣然太史公之稱此言者凡四皆錯雜
不出于一其稱十七歲者惟封禪書與周本紀同秦本
紀則云七十七歲老子列傳則云七十歲諸家皆無所
糾正獨顏師古注漢郊祀志始以十七歲爲正

書後魏書鄭道昭傳後

吾讀魏收之史而信當時之稱之爲穢者非妄也楊遵彥之謂收曰論及諸家支葉姻親過爲繁碎夫收之所短僅繁碎而已乎以其好惡之私瘡疵人物名門通德敢于誣讎而不顧卽滎陽鄭氏可睹矣收言自靈后預政淫風稍行及元乂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而其傳鄭德昭也則稱其子嚴祖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又稱其從子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嗟乎若此者固何足以污史策而收乃詳書而不爲諱非其直筆予疑鄭氏諸賢必有與收作色者所謂按之

則使之入地也收不又傳李神儁盧元明事乎

見李神儁傳

儁欲娶鄭嚴祖妹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致紛競閱於嚴祖之門夫李盧非卑姓嚴祖非勢要始而請婚繼致紛競其閨門無穢亂之聲可知也齊趙郡王叡及壯將婚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

見北齊書本傳

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夫將婚而有戚容則恐不知其亂雜而娶之也娶之而不嫌而且敬禮之至於久而不敢懈而謂閨門穢亂聲滿天下者可以得之乎嗚呼其所以誣鄭氏者乃收之所以自穢

也與

書堯峯汪氏中星解後

朱子曰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介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堯峯汪氏遂曲爲之解曰於春言其形則夏爲蒼龍秋爲元武冬爲白虎可知夏言其次則春爲鶉火秋爲元枵冬爲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爲柳星夏爲氐房可知愚謂此臆說也南方朱鳥七宿而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鶉鳥首西尾東言鳥可以該鶉火言鶉火不可以該鶉首鶉尾也故中春固宜以象言而夏言蒼龍秋言元

武冬言白虎則泛矣東方蒼龍七宿而心爲蒼龍之中
星大火又爲心三星中之中星言火則心在其中言心
則蒼龍在其中故中夏固宜以次言而春言鶉火秋言
元枵冬言大梁則泛矣北方元武七宿而虛爲元武中
之中星西方白虎七宿而昴爲白虎中之中星故中秋
中冬固宜以宿言若夫柳爲鳥喙氐爲天根角亢皆繫于氐房
近心爲明堂皆不可言春夏之中星於此乃得窺見古
聖人立言之明且當皆有確乎其不易者如其以互文
測之不亦愼乎堯峯又以南宮朱鳥爲鶉火之次東宮
蒼龍爲大火之次北宮元武爲元枵之次西宮咸池爲

大梁之次此亦齟齬之偏解也劉歆三統歷費直周易
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十二次者甚備蔡邕月令章句
則言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春季鶉火之次小暑大暑
居之夏季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秋季元枵之次小寒大
寒居之冬季後代歷法漸密二十四氣皆有中星焉得仍
執天官書四宮之次以定四仲之中星乎又其言朱鳥
春分蒼龍夏至元武秋分白虎冬至皆見於南方墨守
鄭孔之說而以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
方以爲準不知玉衡之管兩端所窺北極一處凝然不
動南上諸星逐時移動此本天行自然之運豈因聖人

南面而有改移唐一行撰開元大衍歷其言之也綦詳
堯峯其未之深考也歟

書漁洋山人題展子虔高歡歸晉陽圖後

元郝文忠公集亦有此題稱高緯非高歡也考宣和畫譜展子虔畫齊後主歸晉陽圖六幅高歡歸晉陽圖是唐張昉畫不可混也古人作畫十日一山五日一水或有遲之經年累月而不訖工者非如今日信手塗抹隨卽散失故唐以前之可稽者備載於張彥遠名畫記其次則恃有宣和畫譜其可考覈如此焉有至今日而商邱宋氏突出展子虔之畫定爲高歡也山人詩云紅衣執樂一千指益知爲馮小憐偕行之證歡雖多內寵神武紀中每歲一歸晉陽以太原根本之地藉婁后居守

也其時方與關中構難未暇攜挈宮眷觀北史后妃傳
馮翊太妃爲高澄所烝因司馬子如而事解可證芒山
一戰而根基立沙苑一敗而疾遂不起使斛律金唱敕
勒歌正其疾革時事任意闌入尤爲雜遝

書汪息廬辨誣後

荀卿云有爭心者不可與辨歐公亟稱之蒙叟之詆王李也其有爭心乎因王李而及汪司馬伯玉則人欲橫決肆臆衝口無復檢制尚足與辨乎夫有爭心不與辨可也有爭心而誣及其先世能默而息乎則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息廬先生爲司馬再從孫著辨誣一篇援據詳確辨駁明哲使蒙叟復起亦難置喙昔岳珂著籲天之錄而武穆之冤以白今息廬作辨誣之論而太函之道愈彰名德之後不賴有賢子孫哉第辨誣一篇世不多見吾友對琴於息廬又爲從孫旣刊布以正當世耳

食之徒又博求篤古而達於辭者助之張一臂而呼而
蒙叟回惑之私心如燃犀之照諸醜畢獻矣余於汪錢
二家本無左右袒之見鈍翁力詆蒙叟之文不爲司馬
報復也望溪方氏辭又加甚焉余不敢循聲附和拾前
人之牙慧以沒蒙叟之長嘗遠遊端州登閣江樓讀司
馬平蠻碑大書深刻照耀荒裔心竊嚮往之雖無息廬
之辨已心知蒙叟之誣矣

書五臺清涼山傳後

萬歷甲申廣應寺沙門鎮澄與晉陽法明武塘幻余共
編斯傳密藏法師刻大藏時已入法函其九卷異衆感
通一條云北齊帝第三子天保七年身嬰重疾因入清
涼於文殊像前然身供養火盡闍官劉謙之拾其骨塔
於鷲峯之西帝悼之卽於焚身處建寺卽今東壽寧舊
稱王子燒身寺考北齊列傳文宣第三子爲范陽王紹
義周武平齊紹義奔突厥卽帝位稱武平元年周人購
得之流蜀死山傳所云不知何所根據想亦釋子附會
之語鎮澄序稱唐初藍谷法師創集宋僧延一又爲廣

傳則斯語沿襲已久不可致詰又考文宣紀天保七年五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十年二月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當時創立寺觀凡二百餘所章仇子他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

見唐書東壽
傳奕傳

寧寺或帝所立燒身之說姑以傳疑

書宣德彝器譜後

此明宣德三年工部檔案也遼陽年中丞希堯從部錄出以宣宗諭旨中有鑪鼎彝器四字遂摘用之係年氏所定非實事也司禮監張斌奉旨與工部尚書呂棠眼同校勘虛實計所用之物暹羅國風磨生鑛洋銅三萬九千六百斤赤金八百兩白銀三千六百兩倭源白水鉛一萬七千斤倭源黑水鉛八千斤日本國紅銅一千斤賀蘭國洋錫八百斤鋼鐵一萬二千斤天方國番礪砂三百六十斤三佛齊國紫砒三百斤渤泥國紫礪三百斤渤泥國臘脂石二百斤琉球國安瀾砂三百斤金

絲礬二百斤晉赤礬二百斤鴨嘴膽礬二百四十斤白礬二百斤黃明礬一百二十斤寒水石二百斤出山水銀一千二百斤辰州府硃砂三十斤石青三十斤石綠三十斤銅綠三十斤古墨二十斤黃丹五十斤文蛤五十斤礪砂五十斤方解石二十斤自然銅一百斤白蠟一百二十斤磨光後上色用黃蠟八百斤造模式用血竭二十斤無名異二十斤赤石脂二十斤雲南黑白碁子各二萬箇雲南料石一千二百斤出水煤炭十萬八千斤湖廣櫟炭十萬斤松木生柴一萬斤蘆葦柴三萬斤楊木桴炭六十斤光砂一千斤共三千三百六十五

件有滲金蠟茶藏經流金四色用赤金作屑鍊鐐七次
水銀薰擦入骨作雨雪點子號曰滲金鑄鼎時物力富
饒取多用弘故宣鑪爲後世所寶貴劉氏帝京景物畧
謂爲內庫失火取其煨燼鑄鑪家無實錄不能定失火
之虛實而檔冊鑄鼎之年月今猶可考也劉氏不知何
所本而妄言之王氏池北偶談又襲用其說尤爲耳食

先府君藝餘類纂後記

此先府君類編雜事也不肖孤裝繕既竟涼然流涕而言曰先府君有張茂先之博虛有劉原父之殫洽耕經嫗史引一物不知爲己耻山海神異之經五嶽十洲之記納甲飛伏測圓周髀之術七禽三鏡紫囊瑤珞之書玉靈金策耳鳴目瞶之占驗大秦末尼西蘭竺婆羅門之象教陰符內景黃冶芝菌七部十二門之元奧莫不掇其菁華而析其底蘊夫是之謂洞陰陽之原通性命之理而細亦不遺乎蟲豸者也夫自皇覽集於當塗類林興矣降及六朝華林園修文殿諸書皆以儒臣分撰

進士集卷二十八
三
歲縻大官牢廩然猶積日違時懂而克竣先府君卑居蓬藿未能盡窺西清東觀之藏閱市借經部居州次其用力較之前哲爲艱而精審有過之無不及嗚呼其可傳也已不肖孤惛愚無狀舊學就荒諾臯之記未慰于文昌靈光之賦有媿于延壽讀是編已輒不自知抽怛于懷也謹篋櫝而藏之俾貽我後嗣焉雍正四年太歲在丙午第二男世駿百拜敬撰

晉安三鄭文題辭

建安鄭石幢與弟荔鄉先後成進士子有章又中甲科
將刊其文以問世求品目於余余以晉安三鄭集題其
首有章嘽嘽不敢自信以爲參措於二父之間近於非
求益欲速成余解之曰以學論則清江有三劉敞也敞
也奉世也敞攷刊漢書之誤奉世爲敞之次子能各出
其說以成一書則當仁不讓也以文論則吳興有三沈
括也邁也遼也邁遼爲括之兄子存中以淹博見推於
黃文節而西谿雲巢兩集均能頡頏以傳援此例以位
置有章不爲無稽而吾更有證明者唐寶常兄弟五人

集名聯珠以其爲同氣也明景泰時郭定襄官都督僉
事繼父人後三代之詩皆名聯珠人患無文可傳耳苟
有文父欲得以爲子叔父欲得以爲猶子並駕一時豈
非家門之幸哉

慎端揆詩題辭

慎子端揆荒村甲子自數晨夕著春秋闡義及毛詩原
志各數十卷趙東山范逸齋不能過也間以餘力發爲
詩歌天真爛漫奄入南村之室竹溪其壻鄉也諸沈談
藝爲吳興詩道圭臬端揆獨不受其牢籠獨往獨來孤
行無與真豪傑之士哉家貧訓蒙自給有水田數雙立
苗觀刈躬親饁餉行吟阡陌之間意思蕭散余屢欲過
之盤蔬脫粟清寒不可耐輒復中止是我之自遠於端
揆非端揆疎我也讀其詩其人斯在秋窗放筆欲與儲
王一輩人共參之

施北亭十駕齋集題辭

余於北亭十年以長北亭兄事余摳衣趨隅謹循弟子之職然措思深湛眼光所到洞垣一方偶眎所作審定一二處其意所不滿者余未嘗不自知也以故稠人廣座中有北亭在輒矜慎不敢妄有論列其見憚如此勾甬全祖望謝山穿穴羣籍意不可一世北亭每有匡益謝山旋即改定今世所刊經史問荅可證也吾黨多畏友核其尤則張燾曦亮與北亭爲最北亭家中落之閩之楚連歲奔走於衣食心志幽憂精膽外鑠年壽不永不得副其所欲到之境命也嗚呼聖涯靡竟樸學非百

年可了北亭意欲爲東萊深寧一流人耻以詩文自見
每有所造清樸無俗言而嬾不收拾旣歿孤子燿搜葺
於友朋閒得如千篇妙壻葉世組同里鄭信許承基力
任刊布汪沆爲作傳而以序屬余余豈能傳北亭哉有
後死之責而相知爲最深舍余而他求非北亭所樂也

施得齋槩心集題辭

宣城施君得齋以拔萃貢成均實出閣學李雲麓先生門下余與之有同門之親出宰興寧

聖天子方求方聞有道士得齋應名來闕下旅邸過從相得甚歡余又與之有同歲之誼在昔高允以龐鴻篤懋之德登仕魏朝同徵者四十二人允皆一一爲之頌古人嚴辨出處而敦崇朋舊蓋如此其摯也余落落寡合獨持此伉直不阿之意以與世相往復則雖方之古賢而誠無愧色深知而篤好余者莫得齋若矣得齋爲吏亢不違俗其爲古學清深溫栗而不徇乎時科舉

之文則童而習逮壯而工養深而力裕取多而用宏學
已立仕已優猶孳孳措意乎是則前時結習之所存欲
一旦決然舍去而不可得也會其鰥藁旣竟余遂綜次
前說以冠其篇

許氏連枝圖詩題辭

許氏以北新城之望爲最著隋室迄命通議善心以身
殉君元孫遠爲睢陽太守尹子奇破城與張巡先後同
死世濟忠貞光昭史策後人梅巖先生親疾刲股歿而
廬墓次子仲昭亦以母病割肌天其天年昔人品目錢
思公爲忠孝家余卽借以題許氏尤爲允協吾友默齋
梅巖先生長子也稟賢哲之資義被一鄉仁收九族懿
行卓卓光前裕後痛季弟之早亡而奇孝不彰繪連枝
圖廣徵羣雅欲壽仲昭於不朽以余有善則記希風古
之惇史諄乞一言余慙不敢當也記云身也者親之枝

也古者述同氣者皆原本於草木唐風以杜杜發端小雅以常棣起興春秋以葛藟取譬後人傳襲其說殷繁謝庭蘭玉韋家花樹李氏華萼韓相桐陰更僕難數比物比志默齋猶斯義也余浮湛里閭垂垂以老遇倫彝節義之事稱說不置津津溢于齒頰歐公脩獨行之傳謝鐸撰尊鄉之錄竊有志焉輒題數語以殿諸君子之後附青雲之士而聲施後世昌黎韓子所謂有榮耀者此也

姚春漪懷人詩題辭

懷人之什肇源於卷耳繼之以永懷繼之以永傷終之馬瘠僕痛望遠而不見思深哉在成周開國之初後王制禮作樂用之以覲以燕與關雎葛覃爲鄉樂升歌合樂與鹿鳴之三文王之三並奏於廟廷制如此乎其嚴重也世衰道微友誼漸薄然伐木猶相嚶鳴而求友聲雞鳴猶因風雨而懷恐懼孔子刪詩取一二篇以立人倫之極降及漢晉蘇李錄別於河梁劉盧敦交於軍旅過此以往更僕不能悉數承學或昧其原以詩爲侈結納誇聲氣之具則諱矣姚子春漪有友十人推襟送抱

以古誼相切劘一日而有三秋三歲之思吳趨雖近游
乎情往似贈興來如答詩如其數而作而苔岑之聲音
笑語恍恍如可接焉何其纏綿而悱惻也余交滿寰宇
五十年來皆已化爲異物間有一二人未卽隕謝如晨
星落落可數求如春漪之盛已成隔世又惜與春漪定
交不蚤同心蘭臭不得與於十人之列春漪其謂我何
哉

嶺雲上人話墮集題辭

歲在闕逢困敦里中諸宿老閒適無事扇兩湖之芳風
追八社之逸軌吟興聿新佛香時接牽率入社者北山
則恒公南屏則讓師也讓師蓋纏永離辨才不斷破械
作詩正如發微妙音證無畏義以禪爲大超耶以詩爲
小超耶吾不得而辨矣而師且標集曰話墮是崇彼法
而輕言志永言之教也亦以世之泯泯勞勞以言詩者
之衆而思力矯之也嗚呼執相徇名錮迷識浪澄觀朗
悟在下天下地者旣無能以爲役窮老盡氣凋肝腎以
爲詩非不專矣而四深二廢四離之旨又復使方外得

專其美讀此集竟有不快墨而汗下者耶